• 1405 •

・专家论坛・

rTMS 治疗抑郁症后的 EEG 微状态变化: 现状与挑战

孙茂钱,翁雨佳,黄国平

doi:10.3969/j.issn.1671-0800.2024.11.002 【中图分类号】 R749.4 【文献标志码】 C

传统药物治疗对部分抑郁症患者疗效有限,促 使研究者寻找更有效的替代疗法。重复经颅磁刺激 (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, rTMS) 通过调节大脑特定区域的神经活动,展现出在情感 调节和认知功能改善方面的潜力。尽管 rTMS 的临 床效果已得到证明,但其神经生物学机制仍需进一 步研究。脑电图(EEG)微状态分析作为一种高时间 分辨率的技术,近年来在研究 rTMS 对大脑功能的 调节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EEG 微状态代表了大 脑在短时间内的稳定电位分布,能够反映不同功能网 络的活动模式。通过分析 rTMS 治疗前后 EEG 的微 状态变化,可以观察到大脑神经网络的动态调整^[1]。 本文将探讨 rTMS 治疗后 EEG 微状态的变化,并分 析这些变化在情感调节、认知功能中的作用,进一步 讨论EEG微状态在抑郁症治疗中的应用前景和挑战。

1 rTMS 治疗抑郁症的疗效与 EEG 微状态

抑郁症是一种反复发作的情感性精神疾病,主 要临床表现包括情绪低落、认知功能障碍等。它具 有高患病率、高复发率和高自杀率等特点,给社会和 家庭带来了严重负担[2]。尽管药物治疗在许多患者 中有效,但约30%的患者对药物治疗反应不佳或无 效¹³。在这种背景下,rTMS 作为一种非药物疗法,展 现出显著的治疗效果。rTMS 通过向大脑的特定区

作者单位: 637000 四川省南充, 川北医学院(孙茂钱、翁雨佳);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(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)(黄国平)

通信作者: 黄国平,主任医师,教授,硕士生导师。中华医学会 精神病学分会委员,中国心理卫生协会CBT专业委员会自杀与危机 干预学组组长、DBT 学组副组长,中国物质滥用协会社会心理干预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,中国睡眠研究会西部睡眠专业委员会常务 委员。Email: xyhuanggp@126.com

【文章编号】 1671-0800(2024)11-1405-04

域施加重复的磁脉冲,从而调节神经元的兴奋性,影 响大脑功能网络。研究表明,rTMS 通过多种机制发 挥抗抑郁作用,特别是对神经递质和神经网络的调 节,如rTMS能够增加大脑中多巴胺和 5-羟色胺的 水平,这两种神经递质与情绪调节密切相关[4]。同时, Gur 等^[5]发现,rTMS还通过促进海马区的神经元新生 和增强突触可塑性,改善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。

EEG 微状态是指脑电信号中短暂、稳定的电位 拓扑分布,通常持续60~120 ms,代表大脑不同功 能网络的瞬时活动模式。这些微状态被认为与大规 模神经网络的功能相关,反映了大脑处理不同认知 任务或静息状态下的动态功能状态。6. 通过高时间 分辨率的EEG微状态分析,研究者能够观察到rTMS 治疗后大脑功能网络的动态变化。目前,EEG 微状 态较成熟的研究分为A、B、C和D四个主要类型, 分别与听觉、视觉、情感和注意力网络相关,这些网 络在抑郁症患者中通常表现出异常活动 ¹⁷。因此, rTMS 治疗后, EEG 微状态的恢复和调节不仅可以 为理解 rTMS 的作用机制提供关键线索, 还能为治 疗效果的评估提供客观依据,特别是微状态A、C和 D的变化,被认为与情感调节、负性情绪处理和认知 功能的改善密切相关。

2 rTMS 治疗后的 EEG 微状态变化

rTMS 治疗抑郁症后,患者的 EEG 微状态发生 了显著变化,它们与大脑的听觉、视觉、情感调节和 注意力网络相关,不同微状态的恢复情况为rTMS如 何调节大脑功能网络提供了线索[8-9]。

微状态 A 与听觉网络活动相关,通常在 60~ 120 ms 内持续,表现为 EEG 中稳定的电位分布,覆 盖与听觉、语言处理相关的脑区。在抑郁症患者中,

微状态 A 的持续时间和覆盖率减少,表明情感调节 相关的神经网络活动受损。rTMS 治疗显著改善了 微状态 A,研究发现,经 rTMS 治疗后,患者微状态 A 的发生频率和覆盖率增加,反映出情感处理功能 的恢复,特别是那些表现出快速情感改善的患者,其 微状态 A 的调整尤为显著^[10-11]。

微状态 B 与视觉网络相关,持续时间与微状态 A 相近,通常在执行视觉任务或自传性记忆任务时出 现。尽管微状态 B 的变化在抑郁症患者中不如其他 微状态明显,但 rTMS 治疗后仍能观察到一定的调 整。经 rTMS 治疗后的患者,尤其在执行涉及视觉注 意或自传体记忆任务时,微状态 B 的频率和覆盖率 有所上升,表明视觉信息处理功能有所恢复^[12-13]。

微状态 C 与情感网络密切相关,该网络负责处 理情感刺激并调节认知功能,是抑郁症病理机制中 的核心部分。抑郁症患者的微状态 C 活动显著增 加,反映出情感和认知处理的异常,这些患者更容易 受到负性情绪的影响,表现为对负性事件的过度反 应和情感调节能力的下降。微状态 C 的过度活跃使 抑郁症患者对负性情感刺激过度敏感,导致负性情 绪处理异常,患者难以从负性事件中脱离,情感反应 持续过长,常表现为反刍性思维。此外,微状态 C 失 调使情感调节能力下降,无法有效转移注意力或从 负性情绪中恢复,进一步加重抑郁症状。在 rTMS 治 疗后,微状态 C 的频率和持续时间显著减少,尤其是 负性情绪反应的减少尤为显著,这表明 rTMS 治疗 通过调节情感处理网络,帮助患者减少对负性情绪

微状态 D 与注意力网络相关,反映大脑在认知 控制和执行功能中的动态活动,持续时间在 60 ~ 120 ms。抑郁症患者通常表现出微状态 D 的减少, 这意味着其认知控制能力和注意力管理功能受损。 经 rTMS 治疗后,微状态 D 的频率和覆盖率显著恢 复,尤其是那些治疗效果显著的患者,其微状态 D 的 恢复尤为明显,这表明 rTMS 可能通过改善注意力 网络功能,增强认知控制能力^[16-17]。

此外,经rTMS治疗后,反应者与非反应者之间 的微状态差异也表明,微状态A、D的恢复与治疗反 应密切相关。反应者通常表现出微状态A、D的显 著改善,而非反应者在这些微状态上变化较小。特 态 C,这可能与其对负性情绪的持续敏感性相关。

Modern Practical Medicine, November 2024, Vol. 36, No. 11

3 EEG 微状态变化的临床意义

EEG微状态变化在rTMS治疗后的临床意义不容忽视。它不仅为理解抑郁症患者神经网络的恢复 提供了关键的神经生物学线索,还能在临床实践中 更好地评估治疗效果,并可能为个性化治疗方案的 制定提供依据。

首先,情感调节网络的恢复通过微状态 C 的变 化得到了验证。研究显示,经 rTMS 治疗后,抑郁症 患者的微状态 C 显著减少,这与负性情绪和认知反 刍的缓解高度相关。抑郁症患者往往倾向于持续的 负性思维,而微状态 C 的减少表明 rTMS 通过调节 情感处理网络,有效缓解了这一症状^[18]。这一变化 不仅与情绪状态的改善紧密相关,还表明微状态 C 的变化可以作为治疗效果的生物标志物,能在评估 情感反应时提供重要参考。

其次,认知功能的恢复通过微状态 D 的变化得 到了体现。抑郁症患者通常表现出认知功能的下降, 如注意力分散、执行功能减弱等问题。经 rTMS 治 疗后,微状态 D 的恢复表明患者的认知控制网络功 能得到了增强。随着微状态 D 的恢复,患者的注意 力和认知调节能力逐步改善,这进一步表明 rTMS 不 仅对情感调节有效,还对认知功能的恢复具有积极 影响^[19]。

此外,EEG 微状态分析还可以预测治疗反应。 rTMS 治疗的反应者通常表现出微状态 A、D 的显著 恢复,而非反应者在这些微状态上的改善较小。微 状态 A 的恢复与情感调节相关,微状态 D 的恢复与 认知控制有关。因此,通过分析治疗前后的微状态 变化,治疗过程中可以提前识别哪些患者可能对 rTMS 产生良好反应,从而更早地调整治疗策略,提 高治疗效果^[20]。

综上所述,EEG 微状态变化的临床意义在于其 为评估 rTMS 疗效提供了一个量化工具,帮助理解 rTMS 治疗对大脑功能网络的影响。通过微状态分 析,医疗团队不仅能够更精确地评估情感和认知的 恢复,还能够根据患者的个体微状态特征制定更加 精准的治疗方案。这使得 EEG 微状态有望在未来 成为临床治疗监测和调整的重要工具。

4 展望

尽管 EEG 微状态分析在 rTMS 治疗中的应用 显示出巨大的潜力,但当前的研究仍存在若干挑战 和发展空间。未来的研究应集中在以下几个关键领 域,以进一步推动这一技术的临床应用。

4.1 标准化与个性化治疗的结合 目前,EEG微状态分析的一个主要挑战是缺乏统一的标准。不同的研究采用了不同的微状态分类和分析标准,导致结果的可比性较差。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制定统一的分类标准和分析流程,包括数据预处理、聚类算法的选择及微状态参数的计算,从而提高结果的一致性,并使微状态分析在临床应用中更加可靠。

此外,目前对这些微状态变化的机制和临床意 义的理解仍然有限。比如,微状态 B 的变化在抑郁 症患者中表现不如其他微状态明显,具体机制尚不 明确。不同患者的微状态变化存在显著差异,这些 个体差异背后的机制和影响尚未完全理解,尤其是 在不同性别、年龄段及不同共病状态(如焦虑症或创 伤后应激障碍)患者中微状态的特异性表现,这些差 异可能影响 rTMS 治疗的疗效预测和个性化方案的 制定。因此,未来研究应深入探讨微状态 B 及其他 未广泛研究的微状态在 rTMS 治疗中的作用,特别 是它们在特定亚型抑郁症患者中的表现。

4.2 微状态与多种神经调控技术的结合 除了 rTMS,其他神经调控技术如经颅直流电刺激(tDCS) 和经颅超声刺激(TUS)也显示出对抑郁症的治疗潜力,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如何将EEG微状态分析应 用于这些新兴技术中,进一步了解不同技术对大脑功能网络的影响。通过结合不同的神经调控方法,研究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们的协同作用,并设计出多模式治疗方案,以提高治疗效果。此外,将EEG 微状态与其他脑影像技术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(fMRI)或近红外光谱成像(fNIRS)结合,能够揭示 微状态的空间维度,为理解大脑网络调节机制提供 更加全面的视角。

4.3 长期疗效与机器学习技术的应用 rTMS治疗的长期疗效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重要方向。尽管

大多数 rTMS 治疗在几周内完成,但已有研究表明, rTMS 对大脑神经网络的影响可能持续数个月甚至 数年。通过定期监测微状态变化,研究者可以观察 到神经网络的逐步调整过程,这为长期随访和管理 提供了重要依据。

此外,机器学习技术在 EEG 数据分析中的应用 日益广泛。通过机器学习算法,研究者可以从大量 EEG 微状态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模式,自动识别微状 态各个类型,提高数据处理效率并减少人工误差。同 时,监督学习算法(如随机森林)能够预测患者对 rTMS 治疗的反应,以在早期识别疗效不佳的患者并 及时调整治疗方案。结合多模态数据(如 EEG 和 fMRI),深度学习模型还能综合分析时空信息,全面评 估 rTMS 对大脑网络的影响,进一步提高治疗效率。

5 总结

rTMS在抑郁症的治疗中展现了显著的疗效,尤 其对药物难治性抑郁症患者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替代 疗法。通过 EEG 微状态分析揭示了 rTMS 治疗后 大脑功能网络的动态变化,微状态A、C和D的恢复 与情感调节、认知控制和注意力网络的改善密切相 关,这些变化不仅可以作为评估治疗效果的生物标 志物,还可以用于预测患者的治疗反应。尽管微状 态分析在 rTMS 治疗中的应用展示了巨大潜力,当 前研究仍面临若干挑战。

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标准化 EEG 微状态分析 流程,并结合其他神经影像技术,如fMRI或fNIRS, 进一步探索rTMS 对大脑功能的长期影响。个性化 治疗、结合多种神经调控技术以及机器学习的应用 也将为rTMS 疗效的优化提供新的方向。

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

参考文献

- DAMBORSKA A, PIGUET C, AUBRY J M, et al. Altered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resting-state large-scale brain network dynamics in euthymic bipolar disorder patients[J]. Front Psychiatry, 2019, 10: 826.
- [2] MALHI G S, MANN J J. Depression[J]. Lancet, 2018, 392(10161): 2299-2312.
- [3] FITZGERALD P B, DASKALAKIS Z J. The effect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[J]. Expert Rev Med Devices, 2011, 8(1): 85-95.
- [4] DE AGUIAR NETO F S, ROSA J L G. Depression biomarkers

using non-invasive EEG: A review[J]. Neurosci Biobehav Rev, 2019, 105: 83-93.

- [5] GUR E, LERER B, VAN DE KAR L D, et al. Chronic rTMS induces subsensitivity of post-synaptic 5-HT1A receptors in rat hypothalamus[J]. Int J Neuropsychopharmacol, 2004, 7(3): 335-340.
- [6] LEHMANN D, OZAKI H, PAL I. EEG alpha map series: Brain micro-states by space-oriented adaptive segmentation[J]. Electroencephalogr Clin Neurophysiol, 1987, 67(3): 271-288.
- [7] CUSTO A, VAN DE VILLE D, WELLS W M, et al.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resting-state networks: Source localization of microstates[J]. Brain Connect, 2017, 7(10): 671-682.
- [8] MICHEL C M, KOENIG T. EEG microstates as a tool for studying the temporal dynamics of whole-brain neuronal networks: A review[J]. NeuroImage, 2018, 180: 577-593.
- [9] BRITZ J, VAN DE VILLE D, MICHEL C M. BOLD correlates of EEG topography reveal rapid resting-state network dynamics[J]. NeuroImage, 2010, 52(4): 1162-1170.
- [10] MURPHY M, WHITTON A E, DECCY S, et al. Abnormalities in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microstates are state and trait markers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[J]. Neuropsychopharmacology, 2020, 45: 2030-2037.
- [11] AKAR S A, KARA S, AGAMBAYEV S, et al. Nonlinear analysis of EEG in major depression with fractal dimensions[J]. Annu Int Conf IEEE Eng Med Biol Soc, 2015, 2015: 7410-7413.
- [12] JABČS A, KLENCKLEN G, RUGGERI P, et al. Resting-state EEG microstates parallel age-related differences in allocentric spatial working memory performance[J]. Brain Topogr, 2021, 34(4): 442-460.

- [13] KOENIG T, PRICHEP L, LEHMANN D, et al. Millisecond by millisecond, year by year: Normative EEG microstates and developmental stages[J]. Neuroimage, 2002, 16(1): 41-48.
- [14] MURPHY M, STICKGOLD R, ONGUR D. Electroencephalogram microstate abnormalities in early-course psychosis [J]. Biol Psychiatry Cogn Neurosci Neuroimaging, 2020, 5(1): 35-44.
- [15] AL ZOUBI O, MAYELI A, TSUCHIYAGAITO A, et al. EEG microstates temporal dynamics differentiate individuals with mood and anxiety disorders from healthy subjects[J]. Front Hum Neurosci, 2019, 13: 56.
- [16] D'CROZ-BARON D F, BRECHET L, BAKER M, et al. Auditory and visual tasks influence the temporal dynamics of EEG microstates during post-encoding rest[J]. Brain Topogr, 2021, 34(1): 19-28.
- [17] SEITZMAN B A, ABELL M, BARTLEY S C, et al. Cognitive manipulation of brain electric microstates[J]. Neuroimage, 2017, 146: 533-543.
- [18] MAZZA F, GUET-MCCREIGHT A, VALIANTE T A, et al. In-silico EEG biomarkers of reduced inhibition in human cortical microcircuits in depression[J]. PLoS Comput Biol, 2023, 19(4): e1010986.
- [19] HATZ F, HARDMEIER M, BOUSLEIMAN H, et al. Reliability of fully automated versus visually controlled pre- and post-processing of resting-state EEG[J]. Clin Neurophysiol, 2015, 126(2): 268-274.
- [20] ABREU R, JORGE J, LEAL A, et al. EEG microstates predict concurrent fMRI dynam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states[J]. Brain Topogr, 2021, 34(1): 41-55.

收稿日期:2024-10-30 (本文编辑:吴迪汉)